



南雷文定卷五
藏杜城三圖
所身書畫
原自山亦閣中

南雷文定卷五

明驍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孚字汝禾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

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為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

山東都司僉書萬曆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象援

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叅將改溫處移副總兵分守江

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

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業職其督運以軍法部

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
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
公曰徹殿庶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
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
九師敗績朝議從棄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
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
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
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禪將王元周至
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閩人稱商

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颺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
令閩舟不得入浙浙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
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
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
下雜墳爲鍬鍤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
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收棄骨是吾邀惠於
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
公一稟其舊有夷舶飄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讐撫臣
因以爲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
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

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滁州。從大將軍
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
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
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鋸門。見兩炬燭天。以
爲賊船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
皇祖。廣東督理兼防叅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
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
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民無愧爲國家之
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

獨謂不然。尚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
重者。皆麓暴之徒。君死社稷。免胄入賊師者。無一人
焉。荷戈衷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
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
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寧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
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場屋鬼瑣之士。而謂之
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
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
十八日。葬西臯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
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

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
宗憲傅錦董應稷聞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女十字謝爲兆余嘗至西
臯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
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
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
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
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築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
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
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
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
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
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
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
曆甲午鄉試九借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
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

姪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
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
公寓一條街衙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屬公監工
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
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
吾乃爲郎所諧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
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
川叅政分守建昌公駟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
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叅差以
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

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
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
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
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
名掛墻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
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
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
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
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圍土人服
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筵之兵以待不虞

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冲之捷總督
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
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
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
盧州入郎官盧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
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弁州大面議論不甚相遠余
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
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
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
猶是倦倦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

處自在填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贈炙而粉筐黛器
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
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賈島以
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
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
昭則榘園弟子也榘園公填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
詞脫稿卽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
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
卷卽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
盛海門漁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

中山水思興名利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
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
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
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
梁氏封恭人叅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
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
五人汶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
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王余祀后
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澗而忠介
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

且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
又憶其大畧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
墜也銘曰

姚江之女盛於明初庸者效古力學者書畫筆揚文
出其上且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精相
諸爨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家學
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况愈下
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尚俟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襄徐公神
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

危者劉蕝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

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

亡與亡蕝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

命蕝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磬死則國亡

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

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

會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尙

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
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
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
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謂
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
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
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
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
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餽募金抵誣賍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
振明之發葬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
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
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
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
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
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
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
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
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

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愴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

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尙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于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于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真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

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
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
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
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
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篋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
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卽○被○罪○而○去○者
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
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
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
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瀋覆遼蹙廣僅誅

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
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
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
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
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
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
修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
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
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
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

書言隱人之惡與身白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
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
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
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
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
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
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
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獻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
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
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

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
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
不爲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
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
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檢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
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激許
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
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琛
言上中謔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
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南齊文苑碑卷之五
獄底蔽山于召對犯顏救之蔽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于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開在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蔽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奸將宮奴市儈時相爲帝中旨賢于部推私門熱

于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剋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徇難先帝尙遣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謫含歛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

欵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掄賣國情狀始
露公與叢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
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
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
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
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
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
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
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
生其時叢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

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
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
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若
始事卽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
全不隄防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
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
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
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
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
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叢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

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并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閔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織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讐竹

亭者又欲竄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鼓山縱騎速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蝶蠶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

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
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于朝章國紀故
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
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
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在香火已而果
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
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毅柱臣女五人唐堯
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
余覆巢孤露公以稗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
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

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
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
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
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于彭宣余感傷
舊恩不能及李燮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
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
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
理前緒尙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
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守平

至誠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命
舉國若狂南渡燭火專樹饕餮公于其間六月霜雪
大厦將傾猶抽榑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閩禦兒鴛水
黑雲壓城蓑城毅鬼耿耿孤誠血碧龍山鬼騎箕尾
千秋萬歲光芒斧淚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明施公神
道碑銘 王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
安門聞烈皇帝旣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
時難唯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
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
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
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勒
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
于家人曰吾身報國母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

南甯文定碑
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
逆賢用事敵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
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
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
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
司郎中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耻爲之屈請
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
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
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
公維璉悉力定之劉谷橫海外公繫其毋誘之海隅

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墻壁銷其
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
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
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
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
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藉逾年再召爲南京
通政司陞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
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
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
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

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
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
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叅政元配虞
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
于文成鈎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
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葢山講學公又以其自
得者叅請皆歸寔際葢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
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于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
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歸洒廳
事至于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

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茲地憶之不覺妻愴公
閔然卽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
能者于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歿夫人
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坏蒸嘗閔然嗟乎公之
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
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朝夕不汐帝座風雷通
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烏誰其聞之
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
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晷爲王作蓍御螻蟻自盡

南雷文定碑
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殞○宮○對○野○棠○下○
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為○公○培○土○深○且○厚○
石○爛○海○枯○銘○不○朽○
三忠謂毛忠襄孫
忠烈先忠端也

且○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耻○古○今○亡○國○而○不
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為○使○思○陵○避○之○南○都○天
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
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
陝○以○避○吐○番○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
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
歸○立○之○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
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
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當○是○時○慈○谿○馮

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
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天
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
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
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
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
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
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
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
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

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
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冑以入賊
軍值弘光帝卽位言討賊者紕之公遂鬱鬱而死踰
思陵之崩益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
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
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
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
則屈賊唯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
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
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思陵誅逆闖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
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闖人失勢者亦時
以闖者見聞入告于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
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闖人監之太監張彛
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尙書郎公奏曰張彛憲總
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唯請皇上
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
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
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卽得
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卽

不得薦舉庶幾于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
彛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
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彛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
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彛憲遂無
所得公念彛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
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尙書禮部
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于太湖
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何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
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
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于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

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
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
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
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
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于上小
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
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蘓
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蘓
李疑其受意于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
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

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于是天
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
試經義之名也至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
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于東林爲天
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
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于上有旨降公而
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
三輔大鞞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
時總督盧公象昇闈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
王死戰高闈王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闈不許出過十

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
閻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
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
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閻以
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
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
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
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墻子嶺
邀其情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
良苦時公之弟元颺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

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
臣前令揭陽篋中尙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
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
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
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
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
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
有書在乎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
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

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
軸而求公知者相望于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
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
誰也嗣昌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
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
下未有真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
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尙書延魯徙于慈谿至有明
而盛會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
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
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卽公次元颺天啓壬

戌進士兵部尙書次元颺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
生錢玄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
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
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于邑之
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
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
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
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

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講
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
在內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
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尙厲官守奔問山河位豈幸災
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
貉睡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潏潏公之
所恨其何寄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楊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
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楊則楊一日不速
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楊而必待之易守之
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
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楊之兵力非
有加于天下也朱煥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卽楊之民
也觀庭芝能用楊于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
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
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

南齊文苑
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
殘破畧盡濠平城墮遂穎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盈
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
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
落以接之具簡石布渠咎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
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
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異甚公爲之乞哀
于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
不得傳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
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

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
宮門板竹竿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斧其竹竿木
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矗
矗三十六所逼陴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
而盡墮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
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
之名著于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于
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
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
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

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績引兵保均巴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漢糴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麩葉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于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母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于太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夾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于均我方

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于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丘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于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

沙守為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姪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與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為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于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寒此未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師苗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

公還鄖鄖已內附竄處不歸淝河失守遠宦于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于楊嗣昌再盛于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雒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左良王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翱翔樊城避賊于荆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濶兩京陷沒魁然而峙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

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楊守鄖亡國之際豈
緊無大君子所以痛恨于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
字象先別號玄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
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
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
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
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聽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
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卽能屬文年
十九而舉于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
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場

之事翻案晉撫耿如杞勤王兵潰黨人以如杞故逆
奄之所欲殺者乃彌縫上所寄之耳目下之于獄尙
書韓繼思擇司官五人以讞之公與焉坐總兵張鴻
功死晉撫戍上閱爰書大怒悉置讞者于詔獄晉撫
論死講官文震孟講呂刑肄業及之公得復職慮囚
湖廣尋出守荊州府鄭奄蠱惠王請以王官行部履
畝而稅公曰王賦多無實田加派充額耳王官繭絲
民弗堪也事遂得寢鎮筭參將楊世芳奉檄守陵道
荆公畱不遣巡撫唐暉聞之大怒曰誰任承天之咎
者公曰賊必不敢越荆以入承天守荆所以守承天

也賊果西行世芳襲之以存誠告唐撫乃服陞湖廣
按察司副使備兵長沙長沙有江湖之限不知兵革
武備久弛公謂江北夷擾江南豈得晏然增城數版
調兵竿軍食用戒不虞未幾而臨藍山賊起賊船數
百順流破湘潭乘勝遂攻長沙闕地濡褐積土蒙櫓
賊既盡其機巧而縱礮焚衝應之者嘗若有餘潛遣
守備韓鴻發閩左子弟以資夾擊賊聞夜遁寇平上
賜銀幣公雖奉父家居而白首兵間人情所注風波
震撼無日無之一對獄吏再連嗣子故浮沉閭里不
敢自異晚又目盲租吏債家時見妮媠豈知其為先

朝○萬○里○城○也○生○平○一○無○嗜○好○禿○筆○頑○石○時○為○選○體○詩
寄○興○亦○不○必○以○示○人○與○人○言○意○滿○口○重○至○于○兵○事○則
心○開○余○之○交○公○在○已○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猶○為○使
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哉○生
于○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于○某○年○庚○戌○五○月○二
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配○范○氏○贈○淑○人
繼○徐○氏○封○淑○人○造○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
次○曰○宇○啓○壻○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濂○孫○男○四○人○奕
宣○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暉○宇○泰○以
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麤○見○首○尾○者○為○之○科

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廩記畧俾余爲銘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
不異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
山河破碎宗廟蒿萊鄖陽蕞爾漢水之隈高公蒞止
千里風靈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
羊玲未拙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
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鍾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
截指請救哭滿天街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筭不勝
千古同哀

南雷文定卷六

遼陽斬治荆較訂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
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尙
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
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
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
之恐較之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
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

增遠字謙貞會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
兵部尙書尙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
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
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
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
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
郎曾祖柔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
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
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
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

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卽得攝
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莖直
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
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卽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
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
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象○之○交○武○貞○投○水
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
南○以○待○齋○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
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襍○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
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棄○道○欲○與○話○舊○若

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
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為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
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
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已酉歲十
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
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為髮塚曰惟松有
聲可以無哭惟甃有露可以無泪唯烏石依依可無
吊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
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
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

唯一止之曰烟裡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
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
斷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
死非倖也其心固拚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
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為僧
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于此也所謂威武不能
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
鼈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架無下足處生人之趣
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
餘為爐拂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為養和坐

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仄遂
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
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
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
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
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
水疾革余迨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脉若水曰
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
而○別○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齊○持○一○詩
來愧不悉除鬚髮去猶畱松下孤身我來仍與松

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若
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
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
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果堂求銘余傲葉水心
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
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
弟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
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子三人長學泚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
泚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群
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
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
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
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興獄者阮大
鉞傳檄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
讐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鉞久依城社
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麗
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

爲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在哭觀者亦哭
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葬
忠節迎蔽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
不露貧狹吳子遑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蔽山講
學於丙舍讀書柳州與長洲薄子一任務爲佐王之學
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
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育才而
與之習謝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
講書故事數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
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

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王者唯唯不能不為
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就學浮麗爭為闡緩子一造
于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
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
多相斬故即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
奉手樞衣者蔽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
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為世用壬午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
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由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
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

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
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
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即偽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
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為吾易簣之期耳此言余聞之魯季象
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
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
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
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
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
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

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燾
儒燮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
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
士節阮大鍼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
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感雖解而蓋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
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覈
食誓終天年毋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彼方劑十八
年流離之門戶霜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

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
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讒不起則
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
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駕
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
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
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
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
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鼓山其所重却在經
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

南雷文定墓誌銘
○牽○挽○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
○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
○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
○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
○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
○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
○曰○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戲○忠
○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
○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誅○彼○黨○人
○者○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
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
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
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會之神理近
時作者竊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
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
法亡矣錢牧齋倚據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
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
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

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
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
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
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
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交○之○
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
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
與○先○生○遇○後○始○稍○傳○之○同○志○益○未○五○年○而○先○生○不○
可○作○矣○先○生○諱○泉○字○季○泉○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肅○簡○
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

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璣○璣○生○二○子○長○城○成○
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
祖○大○中○會○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
部○郎○中○考○湘○太○學○士○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
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卽○
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
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
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
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阻○嚼○唯○先○生○冲○然○不○盈○人○亦○
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

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一節目先帝上昇之日，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而卒。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推障，閉室不出，出其書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離齷治生，其次丐貨江湖，又其次枯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憤憤如先生者，日抱亡國

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子五人：長燠，先廩生；次燧，先庠生；次炯，先已酉舉人；次燾，先次焯，先今存者；唯燿先而已。孫七人：長誠，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基恭，基謙，曾孫一錫，祚燿，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何敢辭。銘曰：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燦魯公。

此兩人爲重湖河東風氣漸開定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湖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予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

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模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

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
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
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
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
督理兼防叅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
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
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
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
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

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傍徨
而不能去先生卽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
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傾懸然天得置之
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
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
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
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卽此一事之奇亦人之
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
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魯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皆謝為兆孫六人言
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
始為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
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
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
病瘡剪燭相對凄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瘡為之不發
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
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溯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
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

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
蹙躡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彙昌祝耳劉心契之有
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
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
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
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
長督學浙中以林憲濩自輔憲濩得一卷奇之聞修
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
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
卷警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
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群植黨互相題拂

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鬪氣長于同
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
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
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
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
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闕
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
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于白岩
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
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天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

也先生初為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
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為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
為恢博與蹟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
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為傳
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
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于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
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
未嘗以片語汙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
下事以為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
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臯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許摧拉
異已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
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鱷在朝在
野誰無目攝之讐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
效為負墻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
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鈎索奸隱指
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
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
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
生以為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歛救凡懷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訛訛快心此復以夫夫意得正如疥癩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程排吳縣磔峯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倡鎮撫閉關斷旅瞠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于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

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楫皆內地所未有故能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卽大聲疾呼于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鄉士大夫以門庭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卽清查衛所亦是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及于難雖才堪濟世儵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紫柏文手書一冊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松下古松爲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東髮出游吳來之

謂子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
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德德之力使余
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
晨出循通衢委巷搜窮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
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
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
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玄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
暨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喪南指
嗟我越中尚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其下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為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
多出其間主之者張爰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僊鄴僊
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
輻輳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
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
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
失執政聞而意思之以為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
水才彥霧會姜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篔簹溪
諸子莫不為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

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
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
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為畏友初與端愚
齊名坊刻行世稱為姜劉及端愚登第又與玄度並
稱為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
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會弗人
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樵李則
投夏彞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
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為天子元老侍從
其下者亦且為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贈蹕老諸

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
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
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
盛名為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為同輩架累置身鑪鞴
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
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端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鄴
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簞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
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為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
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為潔供蔬告於嘗所往來者求
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樂

發為詩文辭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瀾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為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為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簞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

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為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叅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即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鄧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爰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

南雷文定墓誌銘
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尙且
精神頌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
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
曰黃宗會同對紅其太極清其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
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
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
鄧嶺參差墜言汗履莫使君知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
公墓誌銘 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畧也夫其立國亦且
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目
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
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
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
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
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
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

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為之泫然流涕也
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黜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
瀾祖曄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
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為制義不苟
襲蹈排異邊幅之外甲子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
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
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
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
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
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

方國安王之仁皆故統
兵

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
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
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
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
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
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
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
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為何事
而不為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
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募兵而後給餉覈地

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
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
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
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
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其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
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
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
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
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

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
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
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
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揣桓温劉裕何許奸
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
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
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迫
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
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
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

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
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累欲遷
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
宦爲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
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翁州
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
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
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
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
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

貢生丘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煊餘幼啓禎
問社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
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
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
之俱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
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卽不欲同方王不欲同
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古
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
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
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

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變考畧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知公猶與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此也銘曰其直良補育出人燕內軍之昔亦賦三公北都巍巍温陳屠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七上公車最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履而不啞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為枯公侯卿相

自○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為○重○重○此○身○
軀○曰○董○
春秋特書

南齊書文定集卷之七
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至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

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芣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與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其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

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
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
即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
得仍為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為商乎蓋調
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為繁聲慢詞太抵一句之終
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
同於漳衆漳衆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靜淵鬱所目經
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間奧舍皆取其
宮中何必窶人之室乎自漳衆懸記先生之覃精者
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

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菴衆寧之花園里
人會祖侍御某祖紹臯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
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
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
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
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罍菴雜述金陵遊草行
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
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為後
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焯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
女二人將塋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永修求誌

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
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
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
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畧記首卷見寄
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
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
主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諱
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為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
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

百年漳象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
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象之學不得其傳
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

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

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

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

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

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

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

原流寇决裂特起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

熊文燦之招撫為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

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
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余革無避漢
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卽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
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
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
樞臣籌國也誤一疏謂嗣昌旣不能循先朝大臣起
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
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
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兇弗
摧卽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愍其歸死以

寄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援賊之認
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
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憐敵者乎臣不知
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
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
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已之章有旨這本旣違式
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槩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爾
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
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措錢增林蘭友詞林
劉何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

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
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
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
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
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
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
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
至，死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
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艾定不敢輕置於文
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

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排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
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山，
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之在留都也，
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捍闔，
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芭，於是顧
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
以攻之。大鍼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鍼得志，
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
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
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
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
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
巖意不欲受皮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漂
陽既相將特疏薦之尚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
之漂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
智非不若臯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
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漂
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
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

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
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
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
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
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
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熒榆鑑埏逢將以某年葬於
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
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
貌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
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

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
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惻惻之
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
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遠不
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
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
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
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
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簣十有三日耳
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簣之際不可謂非吾兩

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
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劾似道之臣
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與少保陳公

為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
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
生先生為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同馬康范純
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
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
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
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為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
興遂為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
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

毋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
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
死節季即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
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
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
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
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
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
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搢定良苦故相知其不
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

沈眉生讀書勾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亭河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鑠錫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為事淄川韓城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為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諸故相而故相所最嫗者為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溺灰陽燄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

也邀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

不下此仲馭親為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

并及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鍼始阻喪先生與

次尾因草畱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鍼者吾祖之罪

人也吾當為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

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

故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

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鍼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

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

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邕山張爾公歸

德侯朝宗死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臯冒辟疆及
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
為笑樂士英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瘼無不噬也遂
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
翁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
而先生亦為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
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
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
十餘年先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
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

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
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
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
左都御史湯公北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
討次維嶠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
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
慶伊瀝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
葬于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而幣寄余求
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
潛德之幽光而况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

南齊文定墓誌銘
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為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
在萬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
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
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淪新安人徙於錢塘祖
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
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
塘僑寓北廓室如懸磬處之愴如當是時湖上有三
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常事
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間

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卽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手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誦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

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
 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
 要以所告不得無身則竢君仙後尚當與予求必死
 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
 而生者即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
 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
 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
 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
 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
 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

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偽桑海之交
 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雨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
 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
 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鷲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王仲樞墓表

已酉

君諱正中字仲樞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
 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
 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為銀杠且晚是敵物不如以
 此醫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
 字仲樞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
 及仲樞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
 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
 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
 私赤立剽奪為豪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

民舍根括金帛係僦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向問
爲某營也仲樞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
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
於樵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樞遣兵擊之鄉聚相
拮角殺梧行■忘仲樞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
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切定
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
仲樞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樞丐命仲樞爲之消
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
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鷄犬益人民之恃仲樞一時

如○決○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
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
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樞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
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
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
爛於獄中受之行 初建進 所著監國魯元年大
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樞受之而去
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樞皆能
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
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

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雖然之音僅一仲
搗。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為言年
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鑿卜。續食耳。其
年八月十九日。仲搗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
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
捷。嗟乎。某與仲搗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
之共學而未畢。仲搗生時已無人知仲搗者。向後數
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會塞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

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象寧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
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
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
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
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
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遜
荒皇。宸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
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
缺。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

南雷文定集 十九
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

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摧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遮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

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張元帖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帖短簷破屋皆拚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沉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用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為收拾元帖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趙幟元帖宗主玉程以玩辭為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義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帖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

南雷文定墓誌銘
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帖。別號待軒。曲江之喬。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爲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父先生七歲就外傳。遂授易。八歲母密。儒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爲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旣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

移直指視其贍。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待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鄉。始予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摩郡邑之事。章給事格菴。邂逅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爲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

史行部先生送之間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
能為乎惟塘塞過去耳先生佛然曰天下事皆塘塞
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崇雨士大夫皆集先
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
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
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岐之間
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
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其業者苦
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
清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

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
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
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
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
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為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
際必毅然常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
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歔歔
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
哉余嘗疑世風浮薄在子僂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
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為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

生○孤○燈○欵○對○意○通○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
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
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爲○何○物○先○生○云
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
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卽○捧○此○枵○腹○可○見○列○聖○于○地
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爲○弁
洲○塾○師○崛○強○不○肯○伏○弁○洲○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
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已○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
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其○人○矣○得○無
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

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
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昂
貢○生○晟○庠○生○景○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訥○諸○生○曾○孫
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
年○葬○於○某○原○訥○鑑○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
訪○干○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爲○辭○曾○不○十○日○臯○復○隨○之
維○此○十○日○留○以○待○義○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
千○載○如○斯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此○志○銘○於○墓○之○前○以○告○後○人○之○故○身○雖○死○而○名○不○滅○也○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朋越兩郡其地
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為文學宗

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

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

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

房辨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

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岡

徐文長雖異趨時風眾勢無以發伏鼈之雄氣即如

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

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做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悵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際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歛門雲水波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

賈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為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為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廿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

為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
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
亦駢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
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徒
萬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
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雷
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
生卽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
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
以詩為經以傳為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

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
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筐錫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
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
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為之軒渠張司
馬死故國先生蒸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
淺土十棺語溪曹廣墓之先生為歌詩記其事凡見
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
詞頭之任真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為竹枝禪頌
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
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為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

苟○非○勞○謙○克○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
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
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嗽○女○六○人○長○適○萬○斯○備○
次○適○丘○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鮮○錦○餘○未○行○嗽○將○
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一○之○聚○之○以○學○
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
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
稱○好○隨○群○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
匠○石○郢○人○霜○鍾○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律